

风物

## 南口的风与雪

龙玉纯

寒流在北风的陪伴下如期而至。也许是久未听到如此大的风吼声的缘故,我昨夜做梦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北京南口,那风中小镇留给我的点点记忆像风声一样迎面而来。

南口的风确实名不虚传。那时,我经常半夜在大风的呼啸声中醒来。尤其是在秋冬季节,北风每晚怒吼,我那八个小时的睡眠有时要被打断两三次。南口的风声很有特点,时而像火车的汽笛声,时而像高速公路上汽车飞驰而过的声音,时而像工厂里机床发出的噪声,时而像淘气的小孩有意制造出的怪叫声,更多的时候只能用鬼哭狼嚎来形容……

以前,我就听北京的朋友说过一段顺口溜:“南口的风,昌平的葱……”意思是南口以风大而闻名北京,昌平的大葱在京城首屈一指。当时还觉得他们似乎夸大其词,后来到南口工作才真正体会到南口为什么又叫首都的风口。一年四季,除了夏天有风的日子少一些外,秋冬春三季没风的日子确实不多,而且只要刮风便是呼啸四起。

当时我有个比较幼稚的想法,这里有风的日子多而且风力也不小,为什么不在山坡上装几台风力发电机呢?在利用好风能的同时,让一排排公园里的风车一样漂亮的发电机与古老的长城互相呼应,那不又给北京增加了一处景观吗?后来有位专业人士对我说,这个想法倒是不错,可是代价似乎也大了点儿,也许将来有一天会实现这个梦想。

有风就有沙,这在北方已经是生活常识。南口风大沙尘也大,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:南口的春天,沙尘总是不请自到的常客。从二月底三月初开始,乘着呼啸的北风来造访,一直要到草绿花红的五月才挥手向人们告别。在这段时间内,它总是每隔几天就显示一下它的威力与存在,高兴时像薄薄的黄纱巾飘荡在难见蓝色的天空,不高兴时脾气暴躁,漫天黄沙遮天蔽日……其实不仅仅是每年春天才有沙尘,秋天南口的沙尘也一样厉害。

南口并不盛产沙尘,每次天气预报上都说沙尘来自河北或者更远一点儿的某个地方,随着这几年植树、种草、防沙被各地重视,我坚信将来有一天沙尘弥漫的日子会成为久远的回忆。

风沙大的地方雨水少,南口也不例外。我没有查过南口一年的降雨量是多少,但可以肯定的是,它绝对没有我的家乡春季里一个月的降雨量多。在我家乡,春天里阴雨连绵十几天是常事。而在北京呢,记得某年夏天有一次断断续续下了一个星期雨,竟然被作为重大新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。

南口三面环山,雾天却难得一见,要想看到宋朝葛长庚在《晓行遇雾》中所描写的“晓雾忽无还忽有,春山如近复如遥”的景色,要想看到梁元帝萧绎在《咏雾》中所记录的“晓雾晦阶前,垂珠带叶边”的细节,在南口似乎和在大漠深处看到海市蜃楼一样难。当然不是没有雾天,有一年我就碰到过一次,现在印象还特别深。那天我要到重庆出差,八达岭高速公路因大雾被关闭,单位送我去西客站的小车走在辅道上开着雾灯也是小心翼翼。那天的雾亦如古华在《爬满青藤的木屋》一文中所描述的,满山满谷乳白色的雾气,那样的深,那样的浓,像流动的浆液,能把人都浮起来似的……

从电视新闻上得知,前些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。不知为什么,我在北京那几年,北京的雪下得都很小。听本地人讲,过去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,后来慢慢地变成了“地白风色寒,雪花大如手”。也许是老天怕我这个南方人感到失望,我到南口工作的第三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,那场雪可以说是鹅毛大雪,连绵绵密密麻麻整整下了一个星期。那些天我们大院里男女老少轮着清扫院里院外马路上的积雪,边扫雪还边打雪仗,大家都有一种久违的快乐。最后雪越下越大,越堆越多,社区调来推土机和自卸车,不知推了多少个来回,运了多少车次,总算把院子里那十几座我们堆起来的雪山送去了需要它们的地方。

一转眼离开北京已经十年有余,今日的南口小镇,风雪还是那么猛吗?

微小说

## 寻找老果

杜宽



插画 胡文光

星火科普大集。望花乡李子弯村的刘老五走在人群中,看似悠闲随便,眼睛却打闪一样搜寻着什么,终于,他发现了一个人。

那人瘦瘦的身材,中等个儿,一双不大的眼睛,高挺的鼻子,人很精神,身穿蓝色夹克衫,背着印有“果蚕”的布兜子,正在讲解果树定型修剪技术。望着他那熟练的操作手法,刘老五“啊”地叫了一声——就是他!就是那个两年前帮大伙儿解决技术难题的技术员老果。

刘老五穿过人群、跨过摊位,朝老果的方向挤去。正在这时,一头毛驴由东向西拖着板车猛叫着穿过集市,人群拥挤着躲闪。等刘老五缓过神儿,绕过前面的台阶,老果已不知去向。

刘老五心有不甘,他只能扎进熙熙攘攘的人群,继续寻找老果……

这一天,刘老五又去了县城。这回,他走进了县政府办公大楼,刚把一楼大会议室的门推开一条缝儿,一个胖乎乎的年轻人就走出来,看着东张西望的刘老五问,“你有什么事,没看见县长讲话呢吗?”

刘老五忙说:“我找人。”

胖子问:“找谁?”

刘老五说:“找老果。”

“老果?”胖子想了想,“机关没这个人。”

刘老五说:“怎么没有呢?他是县里……”刘老五还没说完,胖子已经转身回了会议室。开门间隙,刘老五看见主席台上有人在讲话,刘老五想,这人应该是县长,等会儿问问县长,他肯定知道老果。

刘老五就蹲在会议室门口等。终于散会了,很多人呼啦啦往外走。

胖子走出来看见刘老五,不耐烦地说:“你怎么还在这儿?不跟你讲了吗?没这个人。”

刘老五说:“我想问问县长知

道老果不?”

胖子说:“县长有空管你这事?”

“谁说没空管了?”刚刚在主席台讲话的人走了过来,对胖子说:“刘秘书,什么态度?才开的扶贫会,就忘到脑后去了?”

批评完胖秘书,这人转头对刘老五和葛地说:“老同志,有什么事跟我讲。”

刘老五说:“我叫刘老五,李子弯村的。我是要打听个人。”

县长再问:“谁呀?”

刘老五答:“老果,果树技术员。”

县长回头问胖秘书:“哪个老果?”

胖秘书说:“我已经告诉你了,县里没有老果这个人。”

刘老五说:“不可能没有,我在大集上看见他了。”

“你知道老果的大名吗?”

“不知道,乡亲们都叫他老果。”

“村干部能了解老果啊?”

刘老五说:“问村主任了,也不知道他大名。每次老果来村里,都直奔果园,从来不进村部。”

“你找他有什么急事吗?”

刘老五说:“电视上说要找最美扶贫干部,李子弯村的乡亲们联名推荐老果这个好

## 喊一声春

(外一首)

刘静

桃花灼灼  
红唇,隔着水岸  
与春私语

时令的请柬,草长莺飞  
山泉,耐不住激情  
拥着飞流,赴一场

惊天动地的狂欢

喊一声春,风就绿了  
谁家的女子,摇曳一袭艳丽  
定格春光

### 爱的方向

春天的绿爬上心头  
微风,拥紧单车上甜蜜的笑脸  
被阳光吻过的故事翻过群山  
朗朗的读书声

便有了飞翔的质感

把知识传播给山里的孩子  
毕业季的誓言,温暖一季花香  
错落有致的不只有房屋  
还有炊烟、理想和欢畅

用青春点亮人生  
一条小路,弯弯曲曲通向远方  
远方很远,却很温暖  
那是,爱的方向



插画 董昌秋

## 新春向暖

宫佳

串不不规则的脚印,凸现在大地上。那晶莹的雪,果真是为了凑趣儿而来的,稍稍一点儿温柔的触摸,立马化为水珠,投身于大地的眸子。想必,是远方新春即将回暖的消息,暖了她们素来一小层,给大地略施洁白的脂肪后就骤然而停。呵,大自然竟然是如此这般地“适可而止”,不应该说这是一份令人格外惊喜的礼物,毕竟,整个冬天只见朔风,不见飞雪漫天呀!

不远处,几个孩子在欢快地嬉闹着,他们用小树枝在雪地上画出各种图案,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

这个时候,没有了世俗的烦扰,“无案牍之劳形”,是最适合散步的了,安安静静地。

轻轻地踩在那层薄雪上,唯恐惊扰了雪的清梦。回望,一串

因为雾的知趣消散,方才看到海面上的几只小船,兀自停泊在远方,仿佛一只只待命起飞的小鸟,正积攒着力量,完成生命中新一轮的起航。

极目远望,海上一座海岛映入眼帘,友人说,它的名字叫情人岛。细细打量,这座海岛是由两座大小相差无几的小海岛连接而成,其紧密相连的状貌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相依相偎的情侣。

犹记得,故乡的海上,也有这样一座海岛,虽然形不同貌亦不像,但是,它们都叫“情人岛”。一直虚掩未曾设防的心门,被一阵阵缓缓的叩门声轻轻地拍打着,门扉悄然开,一些远的、近的记忆纷至沓来。一些熟悉的人和事、情和景,在这样一个安静的时刻,潜入心海,再现着已成昔日的昨天。

我有些微的心澜起伏,潮起潮落之后,回归的是一点一簇的暖香,飘浮于心房的某个角落,熨帖着宁静的心灵。

无须言语,尽管相隔千山万水,一份份感知清晰地浮现在记忆的倒影上,鲜活地再现了曾经。那一份份温情安静地回暖,定格在岁月的底片上,成全了回眸一笑。

于是,距离不再是距离,岁月不复冷漠,目光变得很柔很长。转身,不再探寻此和彼,因为我知道,与渤海紧密相连的就是黄海,和冬天紧挨着的就是春天,站在海的这边,望向海的那边,就是故乡!

一步步走来,阳光已现明媚,雪化无声,一滴一滴湿润,潮湿了枝头,滴答在新春的笑窝里。踏过冬的背影展望,阳光倾城!

## 在鞍山

(组诗)

刘亚明

鞍山,鞍山  
一提起鞍山,钢都的称谓  
就让我的身体有了  
铁骨铮铮的感觉——

矿山,高炉,钢锭……  
来到这里,熟悉的名词  
也很坚硬

走在千山中路  
我把漆黑的夜当成了  
一块钢铁的影子

尽管没有亲眼看见  
钢花的四溅,我还是  
从自己的骨骼中找到了安慰  
在一场花落中挺起了腰身

我为自己的到来感到幸运  
因为这个过程  
从陌生到熟悉,再从熟悉到陌生  
如同钢铁的反复冶炼

这个城市的一半是钢铁  
另一半是柔情

### 千山是谁的影子

鞍山。一盘满月  
照在并不宽敞的街道  
把一天的喧嚣,藏在在暗处

凉风从千山吹过我的心头  
吹过两个小时的  
旅途和一场酒的无奈  
星星和孤独透入了夜色  
一个路人悠闲地走过  
不去回头  
把自己消逝在比夜还浓的背影

我自然是这个座位的  
又一个拥有者  
没有留意,天空是否有流星划过  
是否有一串如泪的轨迹

身后,还会有更多的人  
纷至沓来,他们必须和我一样  
把一段时间留下来  
对心做一次彻底的疗养

山峦的绵延  
不过是一片黑漆漆的影子  
沿着思绪  
它一直跟着我……

### 雷锋精神发源地

这些并不古老的建筑  
一时还无法完整地注解  
那个时代  
和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

而故事里  
他在工地拉砖的情境  
还一直在我们的心头缠绕

矮矮的个子,湖南口音  
贫困孤儿,热心助人的小伙子  
用热爱和奉献  
留下一段生命的完美

我一路走来  
一定要像面对自己的父亲一样  
亲切地面对这座城市  
和这里的每一块砖瓦  
因为我知道——

只有这样,才能体会到  
那一代人曾经体会的幸福  
只有这样,才能够传承  
这座城市的精神与铮铮铁骨

### 在钢城

这个夜晚,什么都可以点燃  
内心的高炉,都可以打开  
思想的一扇窗户  
心中的灯火通明  
不停地飞出一些闪亮的翅膀

面对钢城  
反复地推敲与不断地想象  
必不可少。除了冶炼,还有  
那些开掘的矿石  
它们是钢铁冶炼的原料  
不同于随我而来的痛苦或忧伤

一轮满月  
一如既往地思念着故乡  
我在想  
即便你久经沙场  
即便你铁骨铮铮  
在此——

也决不允许你缺少一丝的柔情  
那些炉火的淬炼  
把坚硬变得柔软  
让柔软变得更加柔软

昨天的炽热开始变冷  
四溅的钢花  
留作漫天的星宿  
一闪一闪的  
成为午夜酒杯中的泡沫